见字如面

叶兆言

张昌华兄是好编辑,这个编辑之好,是写小说写出来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有一拨他这样的业余作者,只是普通中学教师,靠写小说有了影响,得了奖,就出人头地,从教师队伍里逃出来,成为出版社编辑。

求仁得仁,在那年头,喜欢写小说,有条很好的出路是当编辑。当编辑的目的,还是为了写小说,比如我,又譬如上海的王安忆,北京的刘恒,还有苏童和余华,都是得陇望蜀,以编辑为跳板,一旦写出来,鳌鱼脱却金钩钓,摆尾摇头再不回。张昌华不一样,他好像就是想当个好编辑。

三十九年前,研究生毕业,我选择去了出版社。当时文化单位,福利最好的是出版社。与昌华成为同事,同一个编辑室,他是室主任,我的顶头上司。那年头没版权之说,他正在编琼瑶的书,出版了便大赚。说老实话,当时的我年轻气盛,并不看好他。

后来才明白,昌华确实是个好编辑,能吃苦,什么书都能编,是出版社极其需要的人才。好编辑有两个指标,能赚钱,能编大家认可的好作品。这两件事,他都能兼顾,软硬都行,既是雅人,也能做俗事。他更喜欢跟老作家玩,喜欢与老人书信来往,喜欢编文人气的散文,也喜欢写散文。

坊间都在传说,昌华手里有许多好东西。所谓好东西,无非是与名人的书信来往。名人还健在,书信也就那样,一旦人没了,会变得越来越值钱。他当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值钱,有价值,才跟老人来往,才和老家伙通信。就是喜欢,真心喜欢,喜欢往往没什么道理。骨子里他还是个文人,能写一手好字,技痒难熬,别人看他的信,首先会觉得字好,也就愿意往来,尤其是老派的先生,见字如见人。

我们同事四年,他没有架子,我也从来不把他当领导看,虽然只是四年,却有着几十年的交情。人在甘南旅行,一路颠簸,忍受高原反应。忽然接到他的长信,毛笔写在八大山人信笺上,洋洋洒洒写满六页,拍成图片发手机上,嘱我为新书作序。知道我不会拒绝,不敢拒绝,有点欺人太甚。好在条件是随心所欲,怎么写都行,有几百字就OK。

旅途无聊,坐在大客车上,许多过眼烟云。对着手机,口述了以上文字,难免随意,难免敷衍了事。不过也觉得有趣,在手机时代,我和他竟然还能这么玩,有点落伍,又仿佛在赶时髦。

花木兰传奇(木刻) 周全友

董桥写字

杨小洲

读到一场旧字画拍卖会目录,图书、字画、信札、成扇、剪报皆备,其中有十简董桥先生信,时在1977年自伦敦写给黄俊东先生,四十多年前毛笔小楷写在双栏方格稿纸上,两页起拍价3万元,单页信简均2万元起拍,直追钱锺书早年写给陈伯庄信笺。董桥的小楷字写在方格内,笔力充沛,清雅精致。那是他青年学生时代写出的字,气息沉稳,间架成型,面貌已出,与之后所写的字无多差别,幼年打下功底一辈子受益,晚年写字受到喜爱都在说明人生没有捷径,稳扎稳打的苦练步步为营,也步步为赢。董先生自述七八岁即练字,受父亲督导,日日执笔临习,幼学扎实,直到离家外出求学,凡十几年寒窗。董父喜爱何绍基字,上追颜真卿,稳健而富变化,有清以降至民国,写颜字而成大家者,何子贞外,尚有黄自元、袁寒云、谭延闿等。虽未能得见董先生习字之作,但从可以见到的董先生手札小楷,筋脉舒展,笔遒意连,骨肉丰满,依然可循颜字神貌,到八十寿龄依然笔力苍劲,不阿不媚,所谓字如其人,是在横平竖直与收放露藏的字里行间蕴含心气,高蹈且谦逊,正是董桥的人生态度。

十多年前,我的《快雪时晴闲看书》出版,书中有谈董先生的文章,寄去一本到香港,董先生用红印的张大千题写"养云轩装池"笺回信,看了觉得颇有意趣,相询得告:"此佳笺是早年坊间偶得,觉得典雅,复印一些自用"。《小风景》里文不对题的插画有张大千八九幅小品,这些小风景是否董先生的藏品则未可知,却见出他对张大千的一慕倾心,养文之余,替议政的尖锐消散一些火气。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一段董桥谈写字的视频,董先生说,"钢琴是艺术,书法是艺术,都是养你的字的那种氛围,养出来就很好了,整个人就不一样了,你会很固执地保持你养出来的那种东西。"语中特意强调"养字"。董先生延续老辈人的说法:字要养。按说中国传统中物事或品行,皆有可养,养心、养性、养生、养德。或许正因如此,养字也成幼学日课。董先生有言"写字要慢,慢了之后你的字就会稳,稳了之后,你这个人的命就好了,如果写字不稳,你的字浮在纸上,你这个人一辈子的命就不好了。"真是"字如其人"的妙解,时人每谈及中华传统文化,都不能触及"字"的重要,所谓修养,"字"在其中。董先生对张大千"养云轩装池"有所感触,典雅之外,还有一分养藏于胸的俯仰。养云轩在颐和园内,乾隆十九年所建,是清漪园时期后妃的居所,咸丰十年(1860)为英法联军所毁,光绪十七年(1891)重修,民国时期对外出租,张大千早年来北平小住,租居在养云轩,所绘作品有题记"养云轩装池"语,董先生心细,喜此"养蓄云气",有乾隆为养云轩题写"天外是银河烟波婉转,云中开翠幄香雨霏微"联,正可寓胸中装池,取来做私笺,研磨写字,养云自处,借得皇家气象,不负胸中一片天地。

董先生说"写稿要用小楷,小楷其实不容易写,很难写得好",周作人写蝇头小楷,笔力遒劲,衬了一张北平笺纸,满篇都是文人的雅致。又言钱锺书先生的字俗,他不喜欢,此语甚获我心。常见世人谈钱锺书,未有敢说钱氏"字俗"者,曾见到钱锺书早年签于书上的笔迹,间架和运笔皆好,可窥见早年习字也颇稳健,其后习郑孝胥,粗细停匀有致,虽不出彩却也无败笔,不似晚年写字这般轻飘。董先生敢直言其俗,可谓酒浇块垒,不为尊者讳,也是见出性情。

吻我!快点,我们没有时间了

钟立风

有一家"巴拿马"海边客栈出现在马塞尔·卡尔内导演的电影《雾码头》里。客栈里一个厌世却善良的画家米歇尔·克劳斯在投入雾茫茫大海之前,将自己的"一身行头"留给了影片主人公——刚刚从军队逃出来的士兵Jean。让·迦本饰演的Jean厌恶战争,眼下最要紧的事是脱去一身扎眼的军服,改头换面。画家曾自语般说道:世界残酷,但里面也有一些美好的东西,他刚想描摹,一片阴云飘来遮蔽了:"没有比画一棵树更简单的了,但是谁躲在树的后面?没有人,那后面是什么?我画不出树后面的东西。"

只不过Jean并不知道画家已经自沉大海,巴拿马老板——终日以拨六弦琴消遣时光的老绅士——话里有话地说,米歇尔·克劳斯去旅行了,他出发前交代,把自己的这些衣物、画笔、颜料等等交给Jean。海边巴拿马有点像胡金铨的龙门客栈,各路人马纷纷涌来,生死故事就此上演。没多久,Jean再度获得幸运,他在跑路前,先去码头一带看看状况,如何能安全撤离。

一位热爱艺术的随船医生,在人流中看到背着颜料箱的"画家",仿佛遇到知己一般,主动上前搭话,饶有兴致地说起自己的祖辈都是画家,可是轮到自己却成了一个医生!常年漂泊,难得遇到一个知己,他很愿意帮助这个刚刚相识的穷困潦倒的艺术家,能带他登船前往美丽的委内瑞拉。于是医生跟Jean约定好明天的航程,看时间还早,热心地请Jean喝一杯,希望更加深入地聊聊艺术。他又说自己虽然是个医生,但偶尔也会画点东西,想请Jean给他指点一下。

一下子上升到专业层面,Jean有点慌了神。但很快他就镇定下来,暗想千万不要露怯,不然明后天的航程就泡汤了。医生问他是不是一个风景画家?Jean回答说,"理论上不是。"医生又追问,"那您是不是一位立体派画家?"这一下,让很坚定地回答:"不,当然不是!"医生听完长吁一口气说,"感谢上帝,我也不喜欢立体派。"关于"立体派"之论,也许是这部电影的编剧、诗人雅克·普雷维尔有意调侃、恶搞他的老友、立体派代表人物之一毕加索!他们交情深,又都极富童心。关于艺术的话题还在继续。医生再次发问:"那你究竟是画什么类型的画呢?"这一次Jean很镇定,他非常自然地把在巴拿马听到的画家米歇尔·克劳斯说的那番话以自己的方式说了出来:"哦,先生,通常,我只是画隐藏在事物后面的东西……"

剧中女主角奈丽的扮演者是米歇尔·摩根,那年她才18岁。她于2016年去世,享年96岁。在片中她戴着贝雷帽、穿着长雨衣的形象(香奈儿设计)似一首迷雾中的忧郁诗。影片开始,逃亡中的Jean不顾一切救下一只流浪狗——至此这只流浪狗就一直跟在他身边——可在临近片尾时为了萍水相逢的奈丽却犯了人命。这个反差,很是震撼,却是因为爱。我们预感,Jean没有好运能跟随那个可爱而好心的医生离开巴黎,踏上开往委内瑞拉的轮船,开始全新的生活。影片最后Jean为了心爱的奈丽中枪倒地,后者把他拥在怀里,他呢喃着:"吻我,快点,我们没有时间了。"

废品王

吉建富

二十多年前搬入新建楼盘,偌大小区后门有个收废品的,三十岁开外,姓王。我将他电话号码输入手机,为寻找方便,做了个"废品王"的标记。

之后,我常见小王骑着黄鱼车穿梭于小区,看到居民买米回小区,二话不说,把大米放上黄鱼车,送他们到电梯口;若是上了年纪的,他非要将大米送上楼。没多久,小王知道了小区大部分业主住几号楼几零几室。

一来二去,我们熟悉了。小王告诉我,他来自江苏盐城,十多年前父亲在上海收废品,小王来上海接了他的班。老屋有张写字台,请废品王处理了,隔天他找上门,递给我一只遥控器:"大哥,这是在写字台里的,等到夏天开空调,没有它,空调就是墙上的摆设。"

数年前,废品王让出生在上海的儿子自立门户,在小区附近租下一间门面房,专修助动车。儿子替他的黄鱼车安装了电动马达,小王不再费力踏黄鱼车。如今,儿子结婚生子,小王的老婆带孙子。小王的媳妇开了一家电瓶车专卖店,废品王不再收废品,一门心思帮着看店了。

老人和狗

李西闽

前段时间,在三亚写作。一个黄昏,在三亚湾椰梦长廊散步时,看到一条后面两条腿瘫痪的小狗,小狗身上装了个有轮子的支架,这样,小狗就可以自由行走了。那条小狗在路边走着,我很好奇,这条小狗是谁家的,这时,我听到有人在不远处喊了一声,小狗跑了过去。我跟着小狗走到了一个坐在轮椅车上的老人面前,老人瘦削的脸黑黝黝的,眼睛十分有神,他的大腿上还坐着一只小狗。我问他,这是你养的狗狗。他笑着对我说,这两只小狗都是他收养的流浪狗。我就和他攀谈起来,通过聊天,我得知了他和两条小狗的情况。老人是个流浪的老人,他的所有衣物和主要生活用品,都在轮椅车上,轮椅车后面装满了东西,很长时间以来,一直和两条白色的流浪狗相依为命。三亚是个热带城市,给了老人生活的空间,就是在商场的屋檐下,也不会冻着,有很多容身的地方,也有很多热心人,给他钱和食物,以至于不会饿肚子。从他脸上的笑容,可以看得出来,他是快乐的。

说起那条断了两条腿的小狗,老人眼睛里有悲悯,他捡到这条小狗时,它正瘫在路边的冬青下奄奄一息。老人抱起脏兮兮的小狗,到公共卫生间里,将它洗得干干净净,然后给它喂食,用自己的衣服将它包裹起来,抱在怀里。在老人的呵护下,小狗渐渐地有了生机,老人十分开心。一次,路过一家饭馆之际,饭馆的老板娘见状,问明情况后,就出钱给狗狗装了个带轮子的支架,小狗就能欢快地走动了。老人救了小狗,小狗也给他带来了欢乐,每天和他在一起,让他内心有了慰藉。老人告诉我,每当自己忧愁时,看到小狗萌萌的样子,心里就会开朗起来。后来,他又收养了一只流浪狗,给残疾的小狗找了个小伙伴,也让自己多了个陪伴。

老人说,老伴去世后,他就开始了流浪,从北走到南,觉得流浪是他自己选择的最好的生活方式。有了两条流浪狗之后,心里就更加充裕了。我心里有些触动,这个老人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中,依然热爱生活,而且眼睛里有光,内心里有悲悯,令人动容。

刻痕深处的回响

华东师范大学 王丽妍

十一月的暖阳斜照进朱屺瞻艺术馆,在斑驳的木刻版画上投下交错光影。我们俯身良久,目光抚摸着那些深嵌木板的刻痕。李桦创作于1935年的《怒吼吧!中国》中,那被蒙眼的同胞赤裸着脊背,单膝跪地却挺直了脊梁,绳索在他扭曲的肢体上勒出纹路狰狞,而他伸展的双手正奋力触碰那柄坠落的匕首。没有色彩的渲染,唯有黑白分明的棱角,那是灵魂挣脱桎梏的长啸,是民族危亡之际不肯弯折的傲骨。

这黑暗中的一簇星火,早在1931年8月鲁迅主持的木刻讲习会上就已点燃。短短六天,却为中国培养了首批现代木刻骨干,播下了新兴木刻运动的火种。在为青年刘岘和黄新波等人的《无名木刻集》作序时,鲁迅写道:"新的木刻是刚健,分明,是新的青年的艺术,是好的大众的艺术。"李桦、江丰、陈铁耕们执起刻刀,将艺术化为投枪匕首,一道道凌厉的线条刺向黑暗,惊醒沉睡的灵魂。

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漫步,走过木刻讲习所会址、鲁迅存书室旧址、鲁迅故居……这些淹没在市井喧嚣声中的地标,曾是左翼运动的精神据点。与这些地标际会的青年,是在昏黄灯光下刻写檄文、街头上散发传单的勇士,也是用艺术为时代立传的记录者。当我们站在这些历史的遗存前,仿佛能听见跨越时空的对话,那些关于正义、关于理想、关于青春的赤诚,依然在空气中流淌,带着历史滚滚的洪声。

走出展馆,手机屏幕上奔涌的图像与方才所见的刻痕形成了一组对峙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木刻因质朴易得而成为大众的艺术;今天,我们拥有无限技术可能,却常在形式的精致中迷失本质。站在历史的延长线上,我们这代青年既享受着前人用热血换来的安宁,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——物质丰裕的背后是精神焦虑,信息爆炸的时代里,便捷的连接却加剧了内心的孤独。而左翼文化留下的精神遗产:对不公的敏锐感知、对弱者的深切共情、对真理的执着追求,于是在当下愈发显得珍贵。随后的读诗会中,左翼作家殷夫的诗、柔石的呐喊、冯雪峰的沉吟,左翼诗歌与这些木刻作品跨越艺术形式的边界,共同构筑起左翼文化的精神底色:在创伤中锚定希望,于黑暗中守望光明。

展览结尾处,上海交大设计学院大三学生的当代版画作品,已然给出了传承的答案:他们没有复刻上世纪30年代的题材,而是接过了前辈的观察视角,将目光投向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。刀下的工人变成了今日的外卖骑手,田间的农夫化作了城市的建设者,不变的是对劳动者尊严的礼赞,是对现实的深切关怀。当代青年的抗争或许不再是与非正义的正面交锋,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保持精神的独立,在功利化的浪潮中坚守内心的准则。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制历史表象,而是接续那份"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"的精神血脉。作为新一代的青年,我们的刻痕不是黑白分明的版画,而是在专业领域的深耕、在公共事务中的担当、在平凡生活中的坚守。让我们以左翼文化为精神底色,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,在功利浪潮中守护良知,在时代的版面上,刻下属于这个年代的清晰、刚健而又复杂的心声。

十日谈

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

听,青春在发声

责编:吴南瑶

观赏木刻版画,朗诵关于左联与青春的诗。